



# 禪宗的三關問題

融 迅

宗門有初關，重關，末後關三個階段。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？怎樣分割？我們若向佛學大辭典檢閱，只得「禪宗術語」寥寥四字，還是撲了個空，如丈八金剛，摸不着頭腦。因為這是禪宗的家裏風光，要是找着個三關透澈的大德來請教，才能分疏得下。若向門外漢探討，這就像向十字街頭

的担柴漢，問今天行政院議的是什麼事相似。畢竟一場憚憚，無有是處。就讓你當真找着個參學事畢的老宿，但如果你不曾下過一番寒澈骨的工夫，這老宿也無法靠兩片唇皮，和你解釋得明白的！所以三關問題，甚難論列。

此地有某禪德說：「佛法是絕對的，只須參！參！參！因地一聲，本來無物，更有何事？說什麼二關三關？」筆者聞友人稱說他的偉論，不覺嘆道：這位師僧，口門太濶了！去聖時遙，人多狂慧。若是這樣備備，那麼，心空及第歸的人，便參學事畢麼？中了狀元便即成致君澤民的大政治家麼？我們試就禪宗第六代祖惠能禪師的證道過程來體會一上吧！自達摩西來之後，像六祖這樣利根，可說是古今無兩了！可是他的歷程，還是無階段中有階段的！

考六祖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處，便頓會玄旨。他馬上便去謁黃梅討分曉。黃梅勸曰：來求什麼？祖曰：惟求作佛。黃梅乃向他句下再搜曰：汝是南方人；又是獼猴，若為堪作佛？祖對曰：人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；和尚身與獼猴身不同。與佛性有何差別？黃梅知他所見真切，乃半肯半勉曰：汝合隨眾作務。祖反詰曰：惠能不離自性便是福田。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黃梅被他透底一撈，原不至無言可說，無理可申。不過當時在東西兩序大眾之前，防招嫉妬，便道：汝這獼猴，根性太利，著槽廠去。祖知這事命有大須商量之處。乃俯首帖耳，入碓房舂米，等候下文。後聞唱神秀偈語，他情不自禁，說偈推翻秀意。黃梅以紅杏出牆，春光已露。乃邀他三鼓入室。勸其初悟。面授心傳。六祖到了這時。如夢再覺。不禁脫口而呼曰：何期自性本不生滅。何期自性本自清淨。何期自性本無動搖。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。何期自性不生萬法。看六祖一口氣說了五個何期。何期者，就是「估不到」的意思。這可知他聞經開悟是一個關頭。到了這時又是一個關頭了。若硬說因地一聲，更無餘事。那麼，他何以到這田地才瞥地洞然呢？及黃梅送他到九江驛，舟中復把梅勸曰：「合是吾渡汝！」祖曰：「迷時師渡，悟了自渡。渡名雖一，用處不同。」黃梅乃叮嚀曰：「汝向去逢懷則止，遇會則藏。佛法

不宜速說。速說佛法難起」。祖到懷集。頓憶前囑。遂混跡獵人隊裏。隨緣保任一十五年。養成露地白牛。然後出世為人。這可見賢如六祖，也不是一悟上齊諸佛的。

從上祖師悟處，各有差等。只如雪峯在德山會下作飯頭時。一日飯運。德山舉鉢下法堂。雪峯晒飯布次。問曰：鐘未鳴，鼓未鳴，拓鉢向什麼處去？德山便歸方丈。舉似岩頭。頭曰：大小德山，未曾後句在。未後句是末關大機大用的語話。山問，令侍者喚頭至。問曰：汝不肯老僧那？頭密啓其意。山乃休。明日陞堂。吳與尋常不同。頭至僧堂前拈掌大笑曰：且喜堂頭和尚未後句。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！又如夾山為七百衆善知識。因僧問如何是法身？夾山曰：法身無相。問如何是法眼？夾山曰：法眼無殺。為雪峯所笑。結果散衆謁船子和尚，才了大事。誰說禪關可一蹴而幾？

古來說禪宗三關。以清世宗（雍正）為最露骨。世宗自許為作家君王。他「御選語錄」總序上說：「朕深明此事。不惜話墮。逐一指明。夫學人初登解脫之門。乍釋業繫之苦。覺山河大地，十方虛空，並皆消殞。不為從上古錘舌頭所瞞。識得現在七尺之軀。不過地水火風。自然清淨。不挂一絲。是則名為初步破參，前後際斷者。破本參後，乃知山者山。河者河。大地者大地。十方虛空者十方虛空。地水火風者地水火風。乃至無明者無明。煩惱者煩惱。色聲香味觸法者色聲香味觸法。盡是平等。皆是菩提。無一物非我身。無一物是我已。境智圓融。色空無礙。獲大自在。常住不動。是則名為透重關。名為大死大活者。透重關後，家舍即在途中。途中不離家舍。明頭也合。暗頭也合。寂即是照。照即是寂。行斯住斯。體斯用斯。空斯有斯。古斯今斯。無生故長生。無滅故不滅。如斯惺惺行履。無明執著，自然消落。方能躋末後一關。」

上來世宗的話。志終天花亂墜。行人除了出格利根，言下相應之外，其餘必須於本參話頭，猛著精彩，才能破得初關。破初關後，再加抖擻，然後薦得常住不動的重關境界。到重關後，偷心死盡，然後薦得寂寂同時的末後牢關境界。這是功勳階段。不容顛預。世有譽人一鐵破三關者，皆屬欺人之論。筆者年前見狄楚青老居士之「平等閣筆記」。紀其夫人悟後法語。並云治開老和尚謂：「近時破本參者不可多見。尊夫人是一鐵破三關。甚為希有」我以為如果治老當時真有此言，若非故意獎飾女流，激勵男衆的逗機方便語話，便是將佛法作人情了。

菩薩有隔陰之迷。你看古德如徑山大慧普覺禪師。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。他的母親夢神人護一高僧入室而孕。誕時白光透室。舉室稱異。十六出家。即喜宗門。十九遊方，至太平杯度菴。菴主迎待甚恭。云夜夢伽藍神告知，明日雲峯悅過此，囑令守候也。以悅語錄示之。果然過日成誦。

時人皆信是雲峯後身。後來他往宜州請益明寂理公。尋往大陽謁元首座。洞山微和尚。及擊首座。周旋三公會下多時。盡會曹洞宗旨。眼著又往參印心珣公。珣叫他去寶峰依湛堂準公。準寂後，張無盡又促他往謁圓悟。晨夕參請。於有句無句，如藤倚樹話，念念不忘於心。甚至同客吃飯把箸在手，都忘下口。圓悟笑道：這漢參黃楊木禪，却倒縮去！他曰：這道理似狗看熱油鑊，欲吞不得。欲捨捨不得。圓悟曰：你喻得極好。這便是金剛圈，栗棘蓬。後來經過多時才得到豁然大澈。你看雲峯峰是一個大善知識。再轉頭來換過一個皮囊作大慧覺。便要費如許氣力。一鐵破三關。談何容易啊！

衆生住地無明，無始以來，如乳入水。這三關問題，世宗只說得個「然」却未說得著「所以然」而且所說重關末關簡直無可分別，尙嫌帶漏逗亂統之病。筆者以爲不如向相宗「八識規矩頌」體會，還比較清明明白。頌曰：「發起初心歡喜地。俱生猶自現纏眠。遠行地後純無漏。觀察圓明照大千」。首句發起初心歡喜地者，是說起初發菩提心的修行菩薩，（修唯識觀的初心行人）在廣修福慧二種資糧，正在資糧位加行位之時。尙潛伏著我法二執現行。由於數修福慧一切法「生空真如」，除滅分別我執。觀一切法「法空真如」，除滅分別法執。到相當時期，豁然親見少分真理，第六識轉成下品妙觀察智，進入通達位，而登初地，名歡喜地。照見五蘊皆空，心生歡喜故。這即是禪宗的初關。如香嚴擊竹聞悟時，即欣然遙向瀉山禮拜曰：好在和尚不爲我說破，否則無今日之樂！又如靈雲見桃花開而悟，有「自從得見桃花後，直至如今笑不休」之句，皆可比知歡喜地同於初關。

「俱生猶自現纏眠」者。這是說所斷還有餘障。因初地菩薩，雖斷分別我法二障的種子。可是俱生我法二障的「隨眠」，非是純一無漏，仍起現行的「纏」。所謂「俱生」，就是我們無始時來虛妄薰習。內因力故，恒與身俱，不待邪教，及邪分別，任運而轉，故名俱生。「俱生我執」，是六七兩識，緣第八識所變五取蘊相，若總若別，起自心相，執爲實我。但此我執細故難斷。在後修道位中，數修習勝生空觀，方能斷除。「俱生法執」，於緣識所變的蘊處界相，或總或別，起自心相，執爲實法。但此法執細，故難斷。至十地中數修習勝法空觀，方能除滅。

「遠行地後純無漏」者，遠行地即第七地。名遠行者，意思是菩薩累積久「遠」的福慧資糧，才「行」得到此地。到這裏，功用已極，在菩提路上永「遠」前「行」無復退轉。俱生我執永伏。雖還有俱生的微細法執，或時現起，而非有漏，故曰純無漏。至此已捨阿賴耶識我愛執藏。第六識轉成中品妙觀察智，即同禪宗的「重關」。第六識轉成上品妙觀察智。即同禪宗的「妙」，是神用無方，稱之爲妙。「觀察」，謂能分別諸法自相共相，復能鑑別衆生根性因緣。「圓」，謂此時智無方隅，最極圓融。能以無碍辯才宣說妙法，皆令開悟，獲大法利。「明」，謂無法不照，如日當空；無機不知，心珠朗耀。「大千」，揀非中小，謂此時現身說

法，觀機逗教，能廣被大千世界。達到觀察圓明境界即同禪宗末後牢關。如上所舉八識規矩頌意，與三關吻合，已極明顯。筆者再拿「起信論」真如體、相、用，三大來說：初關見虛空消殞，前後際斷，是證得「真如體大」。重關見山是山，河是河，法住法位，本無動搖，是證得「真如相大」。體相明了，行人本身，大事了辦，已到百尺竿頭。尙須更進一步，踏破末關，手眼圓明，度脫衆生，才證「真如用大」。簡單來講，破初關猶有住地無明。破重關猶未能致「用」。故古德要破「末後關」然後出世爲人。鄙見如此，似可補助世宗之說。

上來筆者將相宗家具來詮釋禪宗。或許有人笑我「扯葛藤」。但壇經上如：「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，若起思量便是轉識」。又如「五八六七果因轉」等，六祖亦嘗借相宗名言，以相顯性了。具眼人，性者相之性；相者性之相。一味醍醐，分作兩盞，若固執知解爲宗乘之敵，那末，何以壇經又有「應常讀大乘經典」之句呢？辦道如行路，須先識路，故「師以慧爲體」。知尙未知，辦什麼道？這篇雖屬「盲人摸象」之談，但吾人不妨耐心摸著，把象眼，象耳，象口，象鼻，象身，象脚，象尾，甚麼都摸偏了，那就不一定是眼開眼人才識得象的！原一精明，知行不二，不見道；「阿那律陀無目而視」麼？參！（題首銅版即融照法師近影）

### 與蘇村園居士一席話

智忍居士

蘇村園居士在省立南農任教有年，卓著成譽，今歲暑假，忽發願往汐止內院讀藏經，研唯識，於其將行，余往送之，村園謂世變方殷，於社會日離，人心無悔過之意，則救運無挽救之期，長此以往，不知伊於胡底，惟有佛法，可以救世，則余毅然舍教育之專事，佛法之動機，由老講解指點，暫以一年爲期，又謂當今實字火熱水深，學人正宜向經處著力，將來世界必歸於佛化大同，當爲有智者所公認，學人正宜向一日余因舉世修得正果，則再世三引前世清科三鼎甲股，張何三少年前世均爲參禪有得之法師，及身未成，來世轉成天福報，瓊林安所悟，狀元殿某忽憶前因，與榜眼張首探花何桂清言之，二人同時均有良好結果。又引明代東萊三鳳之趙煥事以爲證，換前世係萊州境內之高僧，圓寂日謂其弟子曰：余一生苦行，方冀示以超前世，不圖尙入輪迴，弟子等皆跪求果來寺內，師答以十六年清明日重來，不圖尙入輪鼓自鳴，爲驗，至期果有少少年學生入院，鐘鼓自鳴，群僧長跪齊呼師父，而本人則茫然不覺矣。菩薩尙昧前因，鐘鼓自鳴，則另生他果。余以爲信人，本可不昧前因，尙可繼續修持，惟信念轉移，則另生他果。余以爲有信何方法，不至危險，有何方法，把信念轉移，則另生他果。余以爲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乎？否則信念轉移，則另生他果。余以爲將此意提出貢獻村園，適伊有客，因而中止，擬再晤面時與討論之。